

～拚酒～

庸碌工作，平凡生活，該能有啥新鮮事，期望，等待？偶而地製造 surprises，刺激生活動力，存留生命痕跡，肯定生活價值，一舉數得，何樂而不為。

擱下手邊的工作事，帶了所有可以帶的文件，放進背囊裡，那紅色 puma 手提袋，五花八門的列印報告，塞滿了 puma。無論是「新歡」，亦或「舊愛」，統統入袋。鎖上辦公室大門，將 puma 丟入座車，戴上墨鏡，加足馬力，又是一個 weekend 的開始。當車子行駛那山路間，一齣齣劇情戲，幕裡幕外，來回穿梭頻繁，記憶體正逐幕地載入關鍵劇情。在 weekend 的有限時間，輸出至紙筆的永恆記憶體。不因電源消失而使得記憶資料消失殆盡，不因年紀增長模糊了記憶焦處。當下記起關鍵劇幕，在有限的片刻喘氣裡，尋著牆的一角、home、coffee shop、office，一鼓作氣，流連於永恆的紙筆，佇足「人間」情事，彩跡留痕。

車子駛近家門，撥通電話，「到了嗎？」正忙廚事工作的 Rebecca 回著：「待會，就到了，你先接小孩吧！」停好了車，改換輕便「小綿羊/scooter」，自在地「橫行」在馬路上，穿梭在往小孩校門的路上。上/下班時刻，四輪車不再風光，電動二輪，輕巧靈活，紅綠燈口，永遠排第一。前方工程（road construction）的「龍頭」效應接軌了「長龍」車陣，叭叭抗議聲不絕於耳，二輪車立即左/右轉向，從不加入抗議的「停滯」車龍。百年後，台灣文化尋根裡，除了「檳榔西施」，「便利商店林立」，「機車族」鐵定是歷史鏡頭裡，專題報導的重要題裁之一。

小孩坐在車後，雙手抱著老爸的身腰。有些疲憊的他，當講著練球賽事，如何打敗球友，比局又是如何驚險……。背後傳來的聲調，從低吮的應答，轉成高亢的興奮。小孩的成就與喜悅，成了自信心「藥方」裡，不可或缺的添加物。

「到了嗎？」叮咚，按了門鈴的老大迫不及待問著。打開門的老二說：「還沒有，媽媽說，快到了。」「到了嗎？」不謀而合的父子倆，有著共同期望，有著家庭聚會的人氣。小孩盼能看到同伴，一起玩「躲貓貓」，一起玩「塗鴨鴨」。女人們聚在一起，開始了「三姑六婆」、「婆婆媽媽」、「貨比三家不吃虧」的嘴裡「八卦」。

聚會裡，該有三大族群，「小人」「大人/女人」與「老人」。不同於「小人」、「大人」，在「老人」的排場裡，一杯杯的「台灣金牌」下肚，「乎乾拉」，話題在「微醉」裡，不斷昇溫。其

實沒醉，講到實在，辛辣處，女人們說著：「你醉了。」不知不覺裡，揶揄陶侃裡加了顏色，女人們又說了：「醉了醉了，還好，結婚了，你們男人啊，(笑嘻嘻的表情)。」男人們在酒裡，說了事業，吐了心情，買了帳單，等著誰先倒下。「拚酒」背後有著另種文化，評著男人世界的成就與未來。

「拚酒後，醉了，可是腦筋是清醒的，你呢？」對著身旁的 CU 說著。CU 笑著，過沒多久，CU 也說著同樣的話，我也笑著。轉身間，CU 躺在沙發，睡著了。我撐著意識的身軀，來回踱步，彷彿在宣示著：「行，我還行。」踱步進了一桌女人的勢力範圍，女人們沒有理我，她們繼續著「婆婆」、「媽媽」與「八卦」的街頭巷弄與辦公室裡「惟恐天下不亂」的議題。呵！女人，我笑著，心裡想著；也許她們也想著，嘖！你們這些男人，酒有啥好「拚」？男人與女人的世界，呵呵呵，嘖嘖嘖！

不知不覺，踱進了房間，脫衣卸褲，換衣穿褲，睡前標準配備。「醉」裡，絲毫不打折扣。其實是醉了，只是下意識裡，「品」字精靈不時的刺激腦幹神經，不停的說著：「你常說著做人要有「人品」，師者要有「師品」，喝酒當然要有「酒品」。」在「酒品」精靈作祟下，靜靜地，躺在無人理會的床角。世界依然在運轉，我也覺得天花板有點在轉。嘴角揚起笑意，笑著今天的爽快。在「拚酒」裡，「照」著男人的肝膽，「乎乾啦」，試著最大的「肚量」。

在酒裡，釋放能量，放鬆自己。品字裡，有著精靈的加持，免了借酒裝瘋的「閒言閒語」。偶而來上一回「拚酒」，何樂而不為呢！明兒太陽初升的一天，puma 裡的列印資料，正蓄勢待發，等著酒醒的馬力，繼續「向前走」。生活裡，不該有些「醉」與「茫」的釋放，才得有空間，積蓄更多馬力嗎！

~秋風/王旭正~